



满城风雨



张恨水全集



0439124

满城风雨

长篇小说

(晋)新登字2号

满城风雨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35 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78—0775—2

I·753 定价: 7.00元

内容提要

大学生雷伯坚放假回家，探望未婚妻淑珍，不料被一支战败的军阀部队拉去当佚子。为难之际，一军官听说他是大学生，就硬留他下来当秘书，随军队到外县作战。一路上，他目睹了军阀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敲诈勒索的种种卑劣丑行。混战中，他脱去军装，侥幸逃出，却又被另一支军队捉住，强迫他当县长，要他催逼军饷。不料，这支军队触动了外国商人的利益，一队洋兵前来助战，军阀不战自溃，雷伯坚再次被洋兵捕获，威逼他出任伪县长，否则就杀死他和他的未婚妻。他不得已在文书上签了字。几天之后，洋兵被暴动的民众打败，人们开始追查汉奸，雷伯坚怎么办？

目 录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1
第二回	爆竹喧天壶浆迎战士	斯文扫地鱼贯缚书生	22
第三回	夕照起悲笳攀门惨别	西风飞野火微服逃生	45
第四回	荡产倾家劫余纳重赋	轰雷掣电夜半迫孤城	81
第五回	喋血城壕骷髏易名将	停驂门巷瓜蔓认英雄	120
第六回	治国如斯一隅三反法	救民到底十室九空天	150
第七回	兄弟阋墙操戈招外寇	风云变色掷弹炸危城	183
第八回	战后寻欢儿女供鱼肉	醉中划策家乡付劫灰	220
第九回	憔悴愧重逢香桃骨瘦	从容艰一死丝柳情长	264
第十回	揭竿成义军共图大事	投河殉情侣各有千秋	313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火轮也似的太阳，高悬在半空中，一点云彩没有。一道济河的两岸，密密排着高大的杨柳，柳树上的蝉声，喳喳乱响，直响入半天去，仿佛这高树上的小虫，也热得有些不耐烦了。然而小虫虽是这样怕热，两岸上的红男绿女却是挨肩叠背，编着人篱笆一般对向着河里。柳树荫里，横七竖八歇着凉粉担子、水果挑儿，以及各种卖零食的摊子，纷纷攘攘，夹着一片男女老少嬉笑之声。有些无事的少年，身上穿了绸长衫，手里摇着白纸扇，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在人丛里乱钻，分外显着忙乱。至于河里头呢，恰是没有多大的风浪，水面上滚着鱼鳞纹，在毒烈的太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白光向东推轮而去。有些无篷帆的小船，如浮野鸭子一般在水里飘荡着，只是浮来浮去，分明在等着什么。就在这时，东岸柳树下人声大哗，只听到说是，“来了来了！”一言未了，柳树湾里先冒出三道青烟，直冲出柳树梢上去，接着咚咚咚三声高脚炮响，就在这炮响之间，咚咚呛呛一阵锣鼓齐鸣，由柳树湾里摇出五只红色龙船来。这龙船约有五六丈长，舱面上敞着并无遮盖，只一路插着上十面尖角旗子，船头上按着一个龙头，那龙须直拖到水里去。船艄一条龙尾高翘起来，有丈来高，尾上垂着两根绳，挂着一个人在水面上打秋千。船舷上齐齐摆摆坐着两排赤臂汉子，各人身上横斜系着一条

红布，手里拿了一条短桨，并起并落地划上河中心。东岸上的人，沸水似的喝着彩，霹霹拍拍放着许多爆竹，船上划桨的人都把桨直伸起来摇撼着，表示答谢岸上人的欢迎。在东岸这样群众欢呼的时候，西岸的人倒反是鸦雀无声，静悄悄的。过了片刻，西岸一道河汉子口里也是三声大炮，一片金鼓，接上划出五只龙船来。这船上的龙鳞画的是青色，划船的人也都在身上横扎着青彩。当他们划出了河汊，西岸上的观众如潮涌一般，分着南北两路一齐奔向汊口来迎接。游人里面，许多带了“平地一声雷”大爆竹的，点了引线向空中乱抛，表示他们那种欢迎的诚意。小孩子们直挤到水边，向着青龙船高提着嗓子拚命的叫好。两岸游人对于青红龙船各叫各边好的时候，十只龙船已是划到河心，互相参差着，约莫算是一排。这两边的游人，也是向着河心鼓噪个不歇，龙船上的锣鼓都停止了，静听着岸上的人去欢迎。直待这一阵欢迎的风潮过去了，两色龙船中较大的一只，都略略向前在船头上向天空放了三声高脚铳。铳声一响，两岸的人声，都沉寂下去了，几万只眼睛都也像放电光似的一齐看着那十只龙船。那两只一红一青的龙船，离开了船队，龙头停稳，忽听一声炮响，两只船在锣鼓和欢呼声中，箭似的冲向前，原来这是安乐县和永康县在举行端午龙舟竞渡。这条大河的两岸，是湖东省的两个县，河的东岸就是安乐县城所在地，西岸是永康县城南强洲。两岸百姓每逢端午节赛龙船，本是由来已久的活动。有一年，由于赛龙船，发生了争执，变而械斗，在一场火并之后，双方伤亡惨重，官所知道了，就下令禁止两岸端午赛船。事隔多年，南强洲和安乐县人民的感情恢复了，两方就推出人来商议：“赛船原来是一种乐事，不

必禁止，只因为我们自己闹意见，把事情弄糟了。现在我们可以呈文地方长官，具结不闹事，把这赛船的事弛禁。”这话一说，双方同意，就由绅士出名，呈文到官厅。官厅因为有体面绅士具结，不能过拂民意，也就把赛龙船的事恢复了。这一天正是恢复赛船的第一个端午，两岸上的人对这赛船就加倍的增着兴趣，大乐起来。这安乐县城里省立第十中学的学生，曾仿着踢球组织拉拉队的办法，他们组织了一个助威团。这团早已成立，预备临岸助威。可是南强洲有一个南强中学，学生们不甘落后，也组织了一个协进队。两岸的老年人都担着忧，怕又会闯祸，各劝各方不要出阵，学生们也就答应了。不料到了端午这天，龙船快要比赛了，学生们血气方刚，让紧张的空气一渲染，老人们所劝的话，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大家像一阵风一般，一齐带了锣鼓到河沿上来助威呐喊。这些学生队一出来，不但划龙船的人精神焕发，就是两岸看热闹的人，也没有一个不起劲的，大家都跟着助威的锣鼓声，昂着头，眼望着自己一方的龙船，只管喊叫。那两只龙船在河面上两个来回，红龙渐渐上前，青龙渐渐落后。到了第三个来回，红龙比青龙上前十几丈路，就夺了头彩了。这红龙是安乐县城里人划的，那东岸看热闹的上万人齐声的喝了一声彩，彩声直震入半天云里去。第十中学的助威团格外起劲，便驾着三只小船，迎上龙船去慰劳。这助威团里的队长，是中学四年级生曾仲实。他年岁刚到十八，一股子高兴，穿了一身红格子运动衣，手上拿了一面旗子站在小船头上，在日光里招展着向得了锦标的龙舟而去。这种得意自然是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了。西岸上南强中学的学生看见，大家便商议着说：“这回赛龙船，两岸原是约好了的，

大家只作为一种娱乐，输赢都不算一回事。现在看第十中学的情形，简直是丢我们西岸人的面子，我们就能干休吗？十条船我们还只比赛过两条大的，我们可以去对划船的朋友说，拚命也要争回一点面子来。”大家商议了一阵，一面派人划船去通知龙船的人，叫他们努力；一面派人去召集同学，多数的加入协进队来助威。万一就是再输了，也要靠着武力去忠告第十中学不许耀武扬威。他们商议了，通知以后过了片刻，南强洲的四只青龙船划到河心，向红龙船取严阵以待之势。他们这里比船的规矩，分单赛、同赛两种，单赛是一方一只，其余不赛的船掉头离开一箭之路。现在青龙船齐齐的摆在河心，安乐县的红龙船知道他们要总比一下，也就开了四条船来齐齐的并列。各船上都是人声喧哗，隔着水面和岸上的人声相应答。这期间东岸一声炮响，西岸也相应一声，两声号炮过去，一切的人声都停止了，八只龙船头上八面大旗临风一展，所有船上的人齐齐呐了一声喊，只见那一二百条木桨，拨开八条浪花，将船直冲了过去。这期间，四条青龙船还是因为第一次比赛失败的关系，大家拚命地向前划了去。船上的进行鼓一片咚咚之声，催着船向前进。一道赛线未曾划完，四条青龙船已有三条上了前，其余的一条，也只在一条红船之后。南强洲的学生协进队十分得意，摇了旗子沿着岸呐喊助威。东岸第十中学的助威队，隔水看到大为不服，也沿着岸大叫。他们的队长曾仲实格外性急，约了七八个同学跳到水边，见泥滩边正弯下一只渔船，不容分说大家向渔船上一跳，拿了篙桨将船划上河心，在龙船后面追着大喊前进。看看第二个来回，县城的红龙有一只追上了洲上的青龙三条，只有一条青龙还在红龙的前面，只要再把这

一只青龙追上，红龙又得了个二彩，无论如何是不会输的了。但是那条青龙划船的人都十分努力，看是不容易追上的。曾仲实却私下对他的队员说：“若是三周还追不上，我们就可以到路线上去打搅，大家比不成！诸位肯不肯牺牲一下？”大家便问要怎样牺牲的法子。曾仲实道：“若是转回来，那条青龙还在前面，我们就把这小船故意开了过去，挡住了它的去路。它若要让我们时，我们的红龙就过去了；他若不让时，我们这只船就拚了让他一撞，大家都要落水。我们虽都会溺水，但是在河中间比不得在河边下，一口气接不上来，那是与性命有关的。不知大家敢撞不敢撞？”少年人都要的是个面子，哪个肯说不敢？都一致地说敢。于是把这只龙舟缓缓划上河心，依计而行。看看最先两只龙船靠了河东又划回来，这便是最后的决赛了，那青龙却依然在前面。曾仲实将脚一顿，手上拿着桨，就要划船向前将龙船的去路拦断。正在这时，猛然一抬头只见东岸上热闹的人，如败风吹落叶一般，纷纷散去。有些男子汉或者牵了妇女，或者牵了小孩子，慌慌张张丢开河岸，都向进城的大路跌跌撞撞而去。划龙船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觉泄了气，都手拿了桨划动不得，一齐向岸上呆望着。曾仲实也就向岸上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熟人，好打听。只见柳树下钻出一个人来，一直走到水边，向这里招着手叫道：“岸上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赶快上岸来吗？”曾仲实遥遥认出是他同学魏子高，便问道：“究竟怎么了？你说给我听听。是不是警察出来干涉？”魏子高道：“你不必多问了，快些回来就是了。我来不及……”他说到这里，回头一望，也匆匆忙忙的跑走了。曾仲实一想，这决不光是警察禁划龙船而已，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在

内，应当上岸一看。于是搅乱敌阵的计划不必实行了，赶紧将船划靠拢岸，船缆也来不及系，大家一阵风似的跑上了岸。在柳林里高堤上一望，只见进城的大路上，三三五五的游人，拉了一条很长的路线，大家都是很慌张的向城里走。再一看这柳林下时，一个人也没有，所站的地方除了满地杏子核、桃子核、香瓜皮而外，还有一条板凳，一只女人的红腿带，一把白折扇。曾仲实想找一个人问问情由，丢了大家，跑下堤去一直追上大路。起先都是些女人和卖东西的贩子，也问不着什么。追过了好多人，遇着城里一个在县公署当差的，一把拖着他的衫袖，因问道：“划船划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那人对曾仲实望了一望，回头又看了一眼旁边，低声道：“现在还划龙船吗？刚才县里得了西平县的电报，县城十里铺已经发生战事了。我们县里已经下了戒严令，六点钟就要关城，你还不打算回去，想关在城外吗？”曾仲实道：“这话是真的吗？我以前没有听……”只说到这里，后面一个挑担子的撞上前来，将他腿上重重撞了一下，回转头来一看，挑担子的是个老人，他笑着道了歉，也就算了。再回头一看，问话的人已经跑上老远的地方去了。曾仲实心里想着：“县里人活见鬼！好好的端阳，大家正快活，哪里来的战事？就是有战事，还在西平县，离我们县城有上百里，大兵也不会飞了来，何必这样惊慌？”自己这样想，倒是大大方方的在游人阵里走着。看那些进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样子，像有了重大心事似的，倒为之好笑。正这样走着，迎面有人喊着道：“仲实，仲实，我那里不把你寻到。你倒是这样自在！真不怕惹祸了。”曾仲实抬头看时，是他的长兄曾伯坚，在横路上插了出来。因道：“我看这些人都是庸

人自扰、无事生风，这样瞎跑。”伯坚道，“怎样无事生风？县里的紧急告示都贴在城门口了，河岸上的人。都是县里派人叫回来的。你不看那大路上，正派了人到前面去欢迎联军司令的代表。”说着，将手向南一指，只见三顶蓝布小轿遥遥抬向远路而去，后面跟着几个短装行人，肩膀上都荷着高脚灯笼，走路时将那灯笼正摇晃得东倒西歪。因道：

“你不认得那是商会里的三顶轿子？他们不是连夜赶去说和为什么？”曾仲实犹豫着道：“这样子倒好像是有事，但是……”曾伯坚拉住他一只手，一直就向进城的大路上拖，跌着脚道：“先生！你就赶快走吧。有事没事，你回到家里再去研究，大概也不会迟吧！”曾仲实一看他哥哥惊慌的样子，也不减少于其他路上的行人，这是不容再和他讨论情形急缓的了。走到了城门口，只见城外一条街上的店房一齐都紧上着店门板，只将门开着半扇，以便出入。有些年老的商人，靠了那门，直望着行走的人出神。城门也不像以前那样大开，闭着左边一扇，右边一扇虚掩着，刚刚留一个人可以进去的路。四个武装警察分列着门的两边，每个人手上扶着一杆上了刺刀的枪，一个个行人由他们面前过去，他们的眼睛里似乎都放出一道凶恶的光焰来。兄弟二人进了城，一看城里的情形，正不亚于城外。一家家商店都紧紧的闭着店门，街上所走的全是由城外看龙船回来的人，十字街口从前摆着许多浮摊，都收得干干净净。一家当商门口，一字门的土库墙上，高高的贴了一张笔写的新告示，告示下一堆人站住，都向白粉墙上昂着头。曾仲实对伯坚道：“现在我们是进城了，纵然有兵来，也杀不进城。能不能够让我看一看这告示再回家？这一会子工夫，我想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曾伯坚道，

“但愿不出乱子就好，并不是我怕事。兵慌马乱，手上拿了兵权的人还生死未卜，像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遇到了这种风潮，怎样不要小心躲避？”曾仲实也不等他哥哥说完，早挤到人丛中去看了告示。只见那告示上写的是：

为布告事。顷接邻邑西平来电，该县城外十里铺已到了联合军“伍”，邑城危在旦夕。除一面巩固城防外，已飞电省城告急，并电本县各界，加以注意等语。本知事守土有责，爱民爱国，未敢后人。业已与本县商会、教育会及在城各绅商开紧急会议，共商防务，议决妥当办法，以求和平解决。仰阖邑商民各安所业，无得惊扰。如有造谣生事者，一经查出，即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布

安乐县知事唐履本

曾仲实望着告示道：“已得妥当办法。不知道有了什么办法？何不说出来大家听听呢？”曾伯坚走上前拉了他的手道：

“回去吧，母亲正在家里望得急煞，你有这闲工夫在这里咬文嚼字！”不容分说，拖了就走。兄弟走进住家的那条安仁巷时，一望同巷的人家，一齐将大门紧闭。站在巷这头望到巷那头，空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子，一直到自己家门口，邻居的门户全是关闭的。曾伯坚将自家大门重重拍了几下，才有老仆李发出来，在门里连问了几声：“是哪个？”曾伯坚先答应了一声：“是我！”后又说：“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么？”李发才慢慢的开门，先伸着头在门缝里张了一下，见他兄弟二人身后，并没有别人，这才将门开了，让他

二人进去。曾仲实道：“只为了县里一张布告，就吓得你们这副形相。军队虽然在打仗，离着我们这里还有一二百里，总不成他们的炮弹会飞？就打到安乐县来！”李发道：“二先生，你不想想，现在打仗，有什么便衣队。军队没来，他们先来了。我听说，便衣队是不管那些利害的，哪里可以扰乱人心，就在哪里下手。城里的便衣队，已经有五千多，这一闹起来，还是玩的呀！”曾仲实道：“你是越老越糊涂。事情也不想一想，我们县城里统共有多小住家的？若是有五千多便衣队混进城来，他们在哪里安身？”这一句话问得李发无言可答，把一张瘪嘴咕嘟着几下，一把苍白的胡子都翘了起来，背转身自去关大门去了。伯坚兄弟走进上房，他们的母亲曾太太直迎到天井里来，望了仲实道：“孩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兵慌马乱，你还有心在外头玩。你哥哥去找你，大半天又没有回来，我念了几千篇佛，在观音菩萨面前敬了两次香，请她老人家保佑你。现在外面怎么样？”说了这句，颤巍巍地向伯坚望着。伯坚答道：“没事，你老人家放心。倘然市面真不大平静，我就保护你老人家到省城里去。省城里有租界，兵是过不去的。”曾太太道：“街上现在没有大兵吗？”伯坚道：“不但没有兵，而且有些铺子还在照常做生意。我们城里已经推了代表去请愿，请军队不要来，我们这里情愿送些钱过去。本来由陆路进兵，这里是不相干的地方。”曾太太抬起头，由天井里望着天道：“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争什么天下，投降了就好。”说着，一伸手扶了伯坚去进堂屋去。堂屋正中有两个神龛子，上层供着五路财神，送子娘娘，伏魔大帝关老爷，下层是曾氏祖先。右面另有一张香案，壁上悬了一幅观世音站在莲花

宝坐上的佛像，像下面另有一尊瓷的弥勒佛。曾太太直奔这座佛案，一手扶了桌子犄角，望着观音像道：“你老人家救苦救难，转劫回生，安乐县全县的百姓都沾菩萨的恩典。”仲实在一边看到，气得只是顿脚。伯坚站在母亲身后，向着仲实以目示意，不住的摇手。曾太太祷告了神佛，才转回房去。仲实道：“我看妈大开其倒车，只管念佛。大哥你还是个大学生，自己不劝倒罢了，还要帮着阻止人家过问，这是什么意思！”伯坚道：“你有所不知，妈她老人家这么大了，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念佛。谈到念佛这件事，说起来虽是迷信，但是迷信的归结，总是学好，不是学坏。既不化钱，也不误人家的事。她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消遣，借了这个消磨她垂暮的年月，而我们只当她是一种娱乐也未尝不可，又何必……”伯坚只管向他兄弟拉长着说，仲实早已掉转身去走到老远去了。伯坚望了仲实后身一耸肩膀，叹了一口气，也只得算了。今天是个端午节，既不能出门，家里又是关门闭户，萧条万分，很觉得无聊。便慢慢踱到自己书房里去，拿了一本书，还只看了两三百页，忽听到隔壁人家一片男女喧闹之声。当说话时，却有两个邻县人在中间说话。伯坚知道这隔壁是张婆婆家，她是一个六十岁的孀居，膝下只有两个孙子，一个寡媳，并没有多少人，何以今天反这样的热闹？心里想着，便侧了耳朵听。李发提了一壶开水来和他泡茶，见他这样静听的神气，就对他道：“大先生，你不知道，隔壁张婆婆家来了一批西平县的亲戚了。这些人都是家在火线上的，跑到这里来投亲了。我们的袁家大舅家，听说也逃难逃来了。”伯坚不住笑道：“你胡说。”李发将开水壶放在地下，用手摸着胡子，将一双老眼笑得皱起许多纹

来，望着他道：“怎么是胡说？连他们家里大姑娘也来了。”伯坚原是坐着的，突然站了起来，望了李发道：“真的吗？你怎么会知道？”李发笑道：“当真的，大先生可以去看看，那大姑娘益发长得标致了。”伯坚笑道：“又胡说。我是问袁家大舅来了没有来，哪个提到了大姑娘、二姑娘。”李发笑道：“大先生，你当真把李发就当作那种蠢才，连这一点事都不知道？你若是要去看看袁家大舅的话，我悄悄的给你开大门，包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就可以去一趟回来。”伯坚道：“若是袁家大舅果然来了，照情理说，我是应当去看他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太太倒不知道？”李发道：“下午我在街上遇到二老爷，他告诉我舅老爷一家人来了，我就回到二老爷家去了一趟。我想告诉太太，怕他一听说逃难的人都来了，更要着慌，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瞒住的。”伯坚用手扶了一个桌子的角，头仰望窗子外的天只是出神。李发笑道：“你就不用想了，这样兵慌马乱的时候，我决不敢骗你去空跑一趟的。”伯坚道：“好吧，我去看看。”说时，一面戴着帽子，一面就向外走。李发也就跟了出来，轻轻儿的拔了门闩，手扶了两边门，随着人后退时向怀里拉，拉出了一尺多宽的门缝时闪到一边，就向伯坚道：“大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家里要问起来时，我就说是你睡觉了。”伯坚也不作声，侧着身子就溜出大门来。这个时候，虽和到家的时候相距只几点钟，然而情形已经大变了。所有街上的铺户，一律都关门闭户，不见一个人影子。远远的看那十字街头倒也站着几个背了枪刀的警察，很自在的样子，互相顾盼着在那里说闲话。这时伯坚所走的一条东大街，本来是极热闹的所在，今天却一看是空荡荡的，倒有些怕走起来，心里

也谈不上有一种什么奇怪的感觉，只是慌乱不安。这样一来，大街丢了不走，弯曲穿着小巷向他的二叔曾子约家来。到了那门口，依然也是双扉紧闭。伯坚将门环拍了几次，才听到他二叔在大门里咳嗽着亲自出来开门，在门里问了声“哪个”？伯坚答应了。子约道：“是伯坚吗？外面不大平静，你还向外面乱跑。”伯坚道：“原是为了不大平静，才来看看二叔的。”说着话门已开了一条缝，曾子约嘴里衔住一管长可一尺五六寸的旱烟袋，长袖子里将左手五个指头，只伸出来半截，扶着了烟袋下梢，口里剥剥有声，将烟杆嘴子吸着，人闪在门后，似乎脸上有一重很重的忧愁罩住了一般。伯坚先笑道：“你老人家没有受惊吗？我在家里挂念得很，特意来看看。听说二舅来了，亲戚逃难……”子约听说他来探望的，脸上到有点喜色，及至他一谈到二舅，脸色又板下来，含着烟袋，立刻叹了一声长气。伯坚已是挤了进来，就关上了门，和他一路进去。子约在这城里经营了一家杂货店，一家染坊，是个城里很殷实的商人。他的家里，自己也收拾出一间书房来，这间书房紧邻着客厅。他这书房里，却是除了一本当年的《商民快觉》而外，并没有别的书，只是帐簿而已。横了窗户摆了一张二屉桌子，上面放有笔砚算盘。坐的不是椅子，是个长方形的大钱柜。桌子外也有茶几木椅，比较看得重一点的人，就可以到这屋子里来坐。伯坚随着他走，一直走到这书房里来。子约坐在钱柜上，向着桌子上一伏，口里不住的吸着那烟袋嘴，但是下面烟斗子里并不曾冒出一丝烟来。许久的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二舅终究是个书呆子，一点划算没有，带了一大家子人，就向我这里一跑。俗言道得好，‘任添一斗，不添一口’，添上五六口子，我怎样受得了。”